

## · 中药文化 ·

## 《诗经》中的植物与药用植物

唐廷猷\*

四川省食品药品学校, 四川 峨眉山 614201

【摘要】《诗经》中提到动植物名338种,其中动物160种,植物178种。植物中包括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、药用植物、芳草、染草、瓜果、蔬菜、野菜及野生草木。药用植物种数差异很大,有50余种、80余种、89种、100余种、132种5种说法。最低数占所载178种植物总数的28%,最高数占74%。细查《诗经》,诗中只是写出了植物的名称,未言有何药用。诗中有的植物确有药用,但不会达到50种,甚至不超过30种。原因有二:一是《诗经》形成时,中医药理论尚处在孕育和萌芽之中,用药治病也处于探索的初期,用药很少,不能将后来的药用判断为当时也供药用。二是《诗经》是诗歌集,不会刻意去记载药用植物。

【关键词】 诗经;植物;药用植物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81 【文献标识码】 A 【文章编号】 1673-4890(2020)04-0636-05

doi:10.13313/j.issn.1673-4890.20191016006

## 1 《诗经》药用植物种数的5种说法

创作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《诗经》,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,共305篇7200余行。内容多反映王室诸侯征战、庆典、祭祀、宴请、爱情、婚嫁、思念、民间农事、人民生活的痛苦及对幸福生活的渴望。产生的地域,包括今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河北、山东和湖北北部的周人之地。据统计,《诗经》全书提到的动植物名共338种,其中动物名160种,植物名178种<sup>[1]</sup>。植物中包括粮食作物、经济作物、药用植物、芳草、染草、瓜果、蔬菜、野菜及野生草木。其中有多少种药用植物,笔者所见说法差异甚大:1984年出版的《中国药学史》引陈维养文说有100余种<sup>[2]26</sup>;1999年的《中华本草》也说有50余种<sup>[3]</sup>;2017年有人汇总《诗经》药用植物有132种、89种和50多种3种说法<sup>[4]</sup>;1991年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丛书《中国医学史》说有50余种<sup>[5]</sup>;笔者还见一说有80余种。除去重复,共有5种说法,都可以把它作为药学初期发展的旁证。5种说法中,最低数占植物总数28%,最高数占74%。

《诗经》的50余种药用植物有哪些?前述的《中国医学史》第2版列出了51种植物药名可作参考。名单如下:艾(苦艾)、虻(贝母)、芎藭(车前)、卷耳(苍耳)、菴(益母草)、杞(枸杞子)、莢

(泽泻)、芎(桑寄生)、女萝(菟丝子)、蒿(青蒿)、芩(黄芩)、芍药、荼(苦菜)、白茅(白茅根)、茹蕙(茜草)、扭(女贞子)、桤(西河柳)、楛(马鞭草)、椒(秦椒、花椒)、漆(漆叶)、木瓜、葛(葛根)、薇(白薇)、苹(大的水苹)、藻(海藻)、蒹葭(初生的苇)、苓(甘草)、茨(蒺藜)、唐(菟丝)、匏(苦叶)、援草(鹿葱花)、荷、兰(佩兰)、茨(荆葵)、瓜、苴(麻子)、果臝(栝蒌)、台(香附子)、莞(白芷)、兰(兰染草)、董(乌头)、桃(桃仁)、桑(桑叶)、枣(大枣)、枸、柏(侧柏)、谷(楮实)、苳、蒺(蒺藜高)、繁(一名游湖,北人称旁勒)、壶(葫芦)<sup>[5]</sup>。

但细看诗文,只有其名,未言药用。现从岳麓书社2000年出版的蒋见元、程俊英注译本《诗经》中,择举10首诗为例加以说明。其中有的译文笔者略有改动,使更通俗易懂。

## 2 举例分析是否药用植物

例一:卷耳,为今祛风湿药苍耳,主用其果,名苍耳子;亦有用全草者,名苍耳草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·卷耳》是一首女子思念远行丈夫的诗。共4段。第一段中有卷耳,诗文云:“采采卷耳,不盈顷筐。嗟我怀人,寘彼周行。”译文为:“采了又采苍耳菜,就是不满小浅筐。心中想着心上人,把筐放在大路旁”<sup>[6]4</sup>。卷耳是供妇女们采集的野菜。药

\* 【通信作者】 唐廷猷,主任中药师,研究方向:中药药业史;E-mail: tanghai116@126.com

用始载东汉《神农本草经·中品》，名藁耳实，谓主风头寒痛（风伤头冷痛），风湿痹痛。草能疏散风热，治头痛。孙思邈将苍耳收入《千金要方·卷二十六食治》篇，谓有小毒，说明唐朝时苍耳嫩叶仍可做野菜食用<sup>[7]</sup>。

例二：木瓜，为今除湿疗痹药木瓜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卫风·木瓜》是一首男女相互赠答的定情诗。共3段。第一段中有木瓜，诗文云：“投我以木瓜，报之以琼琚。匪报也，永以为好也。”译文为：“你送我一个木瓜，我回报一块玉佩。不仅是为了回报，是表示永远相好”<sup>[6]59</sup>。可玩可食的青黄色木瓜，是做情人间的赠物。药用始载于魏晋间《名医别录》，名木瓜实，谓主湿痹邪气，霍乱吐下，转筋不止。

例三：菴，为今活血调经药益母草；种子亦入药名茺蔚子。《诗经》中的《王风·中谷有菴》是一首写荒年女子被丈夫遗弃悲伤无助的诗。共3段。第一段中有菴，诗文云：“中谷有菴，暵其干矣。有女仳离，慨其叹矣。慨其叹矣，遇人之艰难矣。”译文为：山谷长着益母草，天旱不雨草枯焦。有位女子被遗弃，又悲又愤气难消。又悲又愤气难消，后悔嫁人没选好”<sup>[6]64</sup>。枯焦的益母草，用来比喻主人公内心的痛苦、体态的憔悴。药用始载《神农本草经·上品》，名茺蔚子，谓主明目益精，久服轻身。茎亦药用，主风疹痒，可作浴汤。以益母草名入药，首见宋代《本草图经》。

例四：芍药，为今补血平肝药白芍或凉血散瘀药赤芍（时芍药不分赤白）。《诗经》中的《郑风·溱洧》是一首写郑国3月3日上巳节青年男女在溱、洧河边春游的诗。共2段。第一段中有芍药，诗文为：“溱与洧，方涣涣兮。士与女，方秉藺兮。女曰：‘观乎？’士曰：‘既且。’且往观乎！洧之外，洵訏且乐。维士与女，伊其相谑，赠之以芍药。”译文为：“溱水流、洧水淌，三月冰融水流畅。一对青年男和女，手拿兰草驱不祥。女孩说：‘咱们去看看？’男孩道：‘我已去过了一趟。’‘陪我再去又何妨！洧水外，河岸旁，真是好玩又宽广。’男男女女在河边，互相逗笑好欢畅，送支芍药莫相忘”<sup>[6]85</sup>。芍药又名江离，与“将离”谐音，是恋人分别时的赠物，希望别后能快些再见，似今日象征爱情的红玫瑰。药用首见《五十二病方》，后收入《神农本草经·中品》，谓主邪气腹痛，除血痹。

例五：壶，壶通葫，壶即葫芦，为今少常用利水渗湿药。《诗经》中有4篇写到葫芦，分别有壶、

瓠、匏3种写法，其中“瓠”重复一次。瓠亦通壶。匏为葫芦之一种，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：“瓠之无柄而圆大形扁者为匏”<sup>[8]</sup>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幽风·七月》为一组农事诗。共8段。第六段中有壶，诗文云：“七月食瓜，八月断壶，九月叔苴。采荼薪樗，食我农夫。”译文为：“七月采瓜食瓜瓢，八月葫芦摘个光，九月拾麻好收藏。采来苦菜砍臭椿，是咱农夫半年粮”<sup>[6]139</sup>。葫芦是农家的瓜菜种植品，嫩时可食，八月秋时已老，壳木质化变硬，可作水瓢及盛物用器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瓠叶》为一首贵族宴客敬酒诗。共4段。第一段中有瓠叶，诗文云：“幡幡瓠叶，采之亨之。君子有酒，酌言尝之。”译文为：“风吹葫芦叶乱翻，采来做菜可佐餐。主人藏有好陈酒，请客一尝杯斟满”<sup>[6]246</sup>。葫芦叶为做菜的食材。

《诗经》中的《邶风·匏有苦叶》是一位女子在济水岸边等待未婚夫时唱的歌。共4段。第一段中有匏，诗文云：“匏有苦叶，济有深涉。深则厉，浅则揭。”译文为：“枯叶葫芦腰间收，济水渡口深水流。水深和着衣裳趟，水浅提着下衣走”<sup>[6]129</sup>。是说形体圆大无柄的葫芦，叶枯实干后体轻浮力大，涉水系腰可做救生器用。此葫芦三诗均无药用说明。唐代《日华子本草》始载药用，名壶卢，利水用。

例六：杞和桑，杞指杞树果实，为今滋阴补肾药枸杞子。桑指桑树之叶，为今辛凉解表药桑叶；桑树根皮亦入药，为今清肺平喘药桑白皮。《诗经》中的《郑风·将仲子》是一首写女子婉拒情人的诗。共3段。第一段中有杞，第二段中有桑。诗文云：“将仲子兮！无逾我里（古代5家为邻，5邻为里），无折我树杞。岂敢爱之？畏我父母。”“将仲子兮！无逾我墙，无折我树桑。岂敢爱之？畏我诸兄。”译文为：“二哥请你听我讲！不要翻越我里墙，别把杞树来压伤。哪敢吝惜这些树？只怕我的爹和娘。二哥请你听我讲！不要翻过我院墙，别伤墙边种的桑。哪敢吝惜这些树？怕我兄长要张扬”<sup>[6]71</sup>。主人在里墙、院墙边分别种有杞树、桑树，杞果枸杞子可食用，桑叶养蚕用。未记两者有何药用。枸杞药用始载《神农本草经·上品》，主五内邪气（热邪伤五脏），消渴，久服坚筋骨。桑叶药用始载《神农本草经·中品》桑根白皮项内，主除寒热，汗出。

例七：茨，为今平肝息风药刺蒺藜。《诗经》中的《邶风·墙有茨》是一首讽刺卫国统治阶级淫乱的诗。共3段。3段诗文中皆有茨。第二段诗文云：

“墙有茨，不可襄也。中菁之言，不可详也。所可详也？言之长也。”译文为：“蒺藜爬满墙，难以一扫光。宫廷悄悄话，不可仔细讲。还能说什么？说来话太长”<sup>[6]41</sup>。蒺藜为一种茎平卧不易除净的杂草。药用始载《神农本草经·上品》，名蒺藜子。

例八：台，台植物名莎草，其根茎入药，为今疏肝理气药香附子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，为一首赞美国家获得贤人的诗。共5段。第一段中有台，诗文云：“南山有台，北山有莱。乐只君子，邦家之基。乐只君子，万寿无期！”译文为：“南山莎草绿萋萋，北山遍地长野藜。得到君子多快乐，国家靠你做根茎。得到君子多快乐，祝你万寿无穷期”<sup>[6]164</sup>。此处台指长满南山的野生莎草，营造一种兴旺繁荣景象。未讲药用，可做避雨之蓑衣。

例九：苓，苓有药物黄芩、蒿类野草两种说法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小雅·鹿鸣》是一首贵族宴会宾客诗。共3段。第三段中有苓，诗文云：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苓。我有嘉宾，鼓瑟鼓琴。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。我有旨酒，以燕乐嘉宾之心。”译文为：“鹿儿呦呦叫不停，唤来同伴吃野苓。我有满座好宾客，席上弹瑟又奏琴。琴瑟齐奏声和鸣，酒酣耳热座生春。我有美酒敬一杯，借此娱乐诸贵宾”<sup>[6]149</sup>。苓为鹿吃的蒿类野草。黄芩药用始载《神农本草经·中品》，主诸热，泄痢。

例十：董，董有毒药乌头和野菜董葵两种说法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大雅·绵》是一首颂扬周族日益强大的赞美诗。共9段。第三段中有董，诗文云：“周原膴膴，董茶如飴。爰始爰谋，爰契我龟；曰止曰时，筑室于兹。”译文为：“周原肥沃又宽广，董葵苦菜像饴糖。大伙计划又商量，刻龟占卜望神帮；神灵说是可定居，此地建屋最吉祥”<sup>[6]255</sup>。董像饴糖董应为野菜董葵，而不是味苦麻口有大毒的乌头。

以上10例，当时均非药用植物。实际上，诗中几乎所有植物都只是提出了名，未言有何药用，但是《诗经》中也确有药用植物，可从两个方面作出判断。

一是诗中个别植物说明有某种医疗作用，为药用植物。

例如：虻，《诗经》中的《邶风·载驰》是一首女子吊唁国破家亡的诗。共5段。第三段中有虻，诗文云：“陟彼阿丘，言采其虻。女子善怀，亦各有行。”译文为：“登上那边高山冈，采来贝母治忧伤。女子虽然多想家，自有道理和主张”<sup>[6]48</sup>。

再如谖草，《诗经》中的《卫风·伯兮》是一首女子思念远征丈夫的诗。共4段。第四段中有谖草，

诗文云：“焉得谖草？言树之背。愿言思伯，使我心痲！”译文为：“哪儿去找忘忧草？找来种到后院中。魂牵梦萦盼郎归，心病难治愁难消”<sup>[6]58</sup>。

两诗中的虻和谖草，都是治疗忧伤过度，苦闷不乐的药用植物。但笔者对“虻”的含义有疑问。“虻”字左边有虫字旁，怀疑可能不是植物药贝母而是昆虫药牛虻。查了权威性很高的《古代汉语词典》和《辞海》，也是释为牛虻。但查《诗经》注释，说虻为茴的假借字，《尔雅》和《说文》皆云茴贝母也。于是众多《诗经》注释都说贝母。《中国药学史料·诗经与采药》也尊贝母说<sup>[2]29</sup>。谖草有说是今之萱草、金针菜，《中国药学史料》说是安神药合欢，食之令人忘忧。

二是有的植物未说明药用，但含有人们已知的某种药用价值，应视为药用植物。

例如：艾，《诗经》中的《王风·采葛》篇是一首思念情人诗。共3段。第三段中有艾，诗文云：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译文为：“姑娘采艾去田间，只有一天未见面，好像隔了整3年”<sup>[6]67</sup>。甲骨文中有用艾作灸治病的记载，又可晒干扎把点燃生烟室外熏蚊。《庄子·让王》篇记载了一件“艾熏王子”的趣事：春秋时越国有3位国君被弑杀，所以到王子搜时，不愿继承王位，藏在丹穴里不出来。“越人熏之以艾”才出。王子搜攀着拉手上车，仰天喊道：“王位呀，王位！难道不肯放过我吗！”艾应是药用植物。

又如：芣苢，一般释为车前草，为今之利尿退肿药。《诗经》中的《周南·芣苢》篇，是一群妇女在采集车前子时随口唱的一组短歌。共3段。3段皆有芣苢，第二段诗文云：“采采芣苢，薄言掇之。采采芣苢，薄言捋之。”译文为：“采了又采车前草，快点把它拾起来。采了又采车前草，快点把籽抹下来”<sup>[6]7</sup>。原来，采车前草的目的，是为了获取它的种子车前子。车前子形体极小，既不能食也不能玩，认为可治不孕和难产。那时丈夫们常在外从军或服徭役，妇女在家生活艰难，不孕和难产是困扰的两大难题，车前子对此有益。

芣苢还有人释为薏苡。今人赵晓明<sup>[9]</sup>详细考证，芣苢不是车前草，而是有6000年栽培史的粮食作物薏苡。甲骨文中有意苡，并记载用它来酿酒。古人还认为，薏苡“食之宜人”“令人宜子”，有助生育。甚至传说：禹的母亲因吞食薏苡，生下了禹；所以禹建立的夏族姓“姁”<sup>[10]</sup>，并用薏苡作为本族的植物图腾<sup>[11]</sup>。含义是薏苡保佑了夏族的繁衍昌

盛。由此可知，芎苢是车前草也好，是薏苡也罢，均是当时的药用植物。

再如：藁，《郑风·溱洧》第一段中的藁，是一种芳香的兰草，用之沐浴或佩带，可芳香辟邪，带来安康吉祥。也是当时的药用植物。

但是，像这样的药用植物，估计《诗经》里当时达不到50种，甚至可能达不到30种。到后来，它们中的多数植物逐渐作为药用，成为药用植物。

### 3 《诗经》药用植物记载数量少的原因

《诗经》药用植物少有两方面原因。

一方面受《诗经》时期医药水平所限。《诗经》的形成时期，是在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，大约经历了500多年。而中国第一部医方书《五十二病方》，成书于公元前3世纪，大约在春秋后200年、战国后期才出现。第一部中医药基本理论经典著作《黄帝内经》，出现在《五十二病方》之后，是在战国至秦汉时才逐步完善。所以《诗经》形成时期，中医药学理论尚处在孕育、萌芽之中，用药治病也处于探索的初期，用药本来就很少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（公元前597年）记载了萧国（今安徽萧县西北）被楚国大军围攻时，被问到萧国的医药储备有无，只涉及治腹疾的麦曲和山鞠穷（今川芎）两种，回答都说没有<sup>[12]388</sup>，可见用药之少。到战国时，用药增加很多，但治病仍然是药治与针灸并重。不能将后来药用说成当时也供药用。

《诗经》创作时期人们的精神信仰和社会风气都沿袭夏商。由于科学未兴，统治阶级和平民百姓都相信天命，迷信鬼神，信赖巫术。认为天地鬼神主宰人们的命运，疾病是天帝降灾，鬼神作祟。巫则自称是天地人神之间的媒介人。人们生病，巫玩弄占卜为辨吉凶，乞求鬼神为其消灾除病，并不使用药物。因而巫人、巫术在社会活动中和疾病防治上都有很高地位，严重阻碍了医学进步。医药人与上层社会和进步力量配合，共同揭露巫术的欺骗性；努力提高自身的防病治病效果；在防病治病经验孕育、萌芽中不断总结出医学的新经验、新理论，这是医学与巫术进行斗争的三大任务。

《左传》是反映春秋各国的史料，中有巫人受罚和两位晋国国君向秦国求医的事。《山海经》记载了开明东有巫彭等六巫采药救冥窳的事<sup>[13]198</sup>。两者所记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时期的医药实际：巫的威信下降，有的巫操巫术与药治两种技能；医

学的病因病理学萌芽但治病用药仍然很少。现将《左传》所载这3件重要医事引证如下。

第一件，巫人妄说犯上遭斩。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中记载：“成公十年（公元前581年），晋侯梦大厉，被发及地，搏膺而踊曰：‘杀余孙不义。余得请于帝矣！’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公惧，入于室。又坏户。公觉，召桑田巫。巫言如梦。公曰：‘何如？’曰：‘不食新矣。’……六月丙午，晋侯欲麦，使甸人献麦，馈人为之。召桑田巫，示而杀之<sup>[12]456-458</sup>。”这段话是说：鲁成公在位10年，晋景公梦见一个大恶鬼，披头散发拖到地上，捶着胸跳起来对他骂道：“你杀死了我的孙子不道德，我请求天帝许可前来报仇！”大鬼打坏大门及寝门而入。晋景公害怕了，逃进内室躲藏起来。大鬼又打坏内室门。晋景公惊醒了，召来桑田地方（今河南灵宝市北）的巫人问吉凶。巫人说的与梦境一样。晋景公问：“怎么办？”桑田巫回答：“你等不到吃新麦的时候了。”……周历六月初七，新麦熟了。晋景公想吃新麦。他命管公田官员献麦，让管膳食官员烹制。又召来桑田巫，让他看后将其杀掉。

晋景公遇事求救首选是巫。但自身事实当面揭穿了所求之巫的谎言，并处极刑。说明春秋时人们对巫的骗人本质有所察觉，为人们有病求药起到了促进作用。

第二件，晋景公重病求秦医。《左传·成公十年》中记载：“成公十年，公疾病，求医于秦。秦伯使医缓为之。未至，公梦疾为二竖子，曰：‘彼，良医也，惧伤我，焉逃之？’其一曰：‘居育（心下横膈膜）之上，膏（心尖脂肪）之下，若我何？’医至，曰：‘疾不可为也。在育之上，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达之不及，药不至焉，不可为也。’公曰：‘良医也。’厚为之礼而归之。”这段话是说：鲁成公十年，即桑田巫被斩当年，晋景公得了重病向秦国求医。秦景公派医缓前来诊治。医缓未到，晋景公梦见疾病在肚里变成二个小孩子。一个说：“医缓是个高明的医生，恐怕会伤害我们，我们往哪里逃呢？”另一个说：“我们待在育之上，膏之下，他能拿我们怎样？”医缓到了，说：“病已无法治了。病位在育之上，膏之下的间隙里，艾炙不能用，针刺够不着，药力达不到，无法治了。”晋景公说：“真是高明的医生啊。”送了厚礼让他回去了<sup>[12]456-458</sup>。这故事有极其重要的医学价值：有病要早查、早治，不要拖深、拖重、拖到病人膏肓无法可治就后悔不及了。令人惊奇的是，面对重病缠身

的晋景公，医缓竟一点安慰剂、吊命药都未用就走了，恐怕只能是说明当时用药很少。

第三件，晋平公久病求秦医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中记载：“鲁昭公元年（公元前541年），晋平公久病，晋国的巫卜说是山川星辰之神台骀、实沈作祟。晋平公不相信，向秦国求医。秦景公派医和前去诊治。医和对晋平公说：‘疾不可为也。是谓近女室……非鬼非食。’公曰：‘女不可近乎？’对曰：‘节之。’又对他讲了“天有六气”，“六气曰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”，“过则为灾：阴淫寒疾，阳淫热疾，风淫末疾，雨淫腹疾，晦淫惑疾，明淫心疾。女，阳物而晦时，淫则生内热惑蛊之疾。今君不节、不时，能无及此乎？”<sup>[12]752</sup>”医和可谓是一位伟大医生。他否定了鬼神致病论，提出了房室不节、六气太过致病的新病因说。医和所讲的六气，是指自然界的阴天、晴天、刮风、下雨、夜晚、白天六种气象，强烈的天气现象会造成灾害，让人产生疾病：阴冷太过会导致寒疾，晴热太过会导致热疾，刮风太过会导致四肢手脚疾，下雨太过会导致肠胃疾，夜不按时就寝太过会导致神情迷乱疾，白天思虑操劳太过会导致心悸疲惫疾。

医和的这一番讲解，说明医学开始脱离巫术迷信独自发展，医学的病因病理学在孕育中开始萌芽。但医和也与医缓一样，未用一点安慰药，给“疾不可为”中的晋平公一点安慰。这不是疏忽，二人都是秦国名医，这只能怪当时用药很少。

前述《五十二病方》是在春秋后200年、战国后期成书（卷）。卷前有疾病标题“凡五十二”，后有52种病名紧接列出。笔者从头数至第14种病为“疣”（又名千日疮、猴子、寻常疣），治病法共列7条：第1条为药治，第5条为药治与巫术结合治，其余5条全是巫术治疗<sup>[14]</sup>。说明战国后期治病对巫术仍有很大依赖。而治疣所用之药，是抽取旧蒲席上的蒲草条搓成灸条，灸疣顶用。“热，即拔疣去之。”春秋后二百年用药都如此少，《诗经》时期用药就更少了。

这里，还可以从《周礼》和《山海经》里找到一点补证。《周礼·医师章》说西周建有王室综合医院，下设食医、疾医、疡医、兽医4科和药局，规模比较庞大。但并无用药实例记载。猜测是用药很少之故。《山海经》成书于战国初年至西汉初年的

300年间。作者非一人一时。作者们生活地区以楚为中心，西及巴，东及齐。全书约31 000字，记载了100多个邦国、500座山、300条水道、140多个历史人物及众多的动物、植物、矿物物产<sup>[13]1</sup>，该书是反映春秋时期长江中下游的地理物产志，尤以载有大量药物著名。薛愚《中国药学史料》统计：《山海经》载药124种，其中动物药66种、植物药51种、矿石药2种、水类药1种、土类药1种、未详者3种。但大部未被后世采用，甚至未被离时较近的《五十二病方》采用。说明这些药物仅是初期记载，用药经验很不成熟。除这124种外，另有桂、蔓荆、枸杞、白芷、芎藭、署预、芍药、满冬、桔梗9种植物未写出药用价值，表明对这些植物性能还不清楚<sup>[2]35,42</sup>。现代统计《诗经》药用植物种数将其纳入，恐怕是不适当的。

另一方面由《诗经》性质所决定。《诗经》本身是诗歌集，不会刻意去记载哪些属于药用植物，否则就不是《诗经》而是《药经》了。例如，春秋时的两个著名药物：《山海经·西山经》治瘰的杜衡<sup>[13]30</sup>以及前述《左传·宣公十二年》治腹疾的山鞠穷，《诗经》中就未涉及。

### 参考文献

- [1] 尚志钧,林乾良,郑金生. 历代中药文献精华[M]. 北京: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1989:8.
- [2] 薛愚. 中国药学史料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4.
- [3]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本草编委会. 中华本草[M]. 上海:上海科技出版社,1999:6.
- [4] 刘昌安. 从多维视角看《诗经》植物的药用价值及文学功能[J]. 陕西理工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7,35(4):1-8.
- [5] 甄志亚. 中国医学史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91:49.
- [6] 蒋见元,程俊英. 诗经注译[M]. 长沙:岳麓书社,2000.
- [7] 孙思邈. 千金要方[M]. 北京:中国商业出版社,1985:53.
- [8] 李时珍. 本草纲目[M]. 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82:1692.
- [9] 赵晓明. 蕙苾[M]. 北京:中国林业出版社,2000:96-97.
- [10] 司马迁. 史记[M]. 北京:北京燕山出版社,2011:9.
- [11] 赵晓明,乔永刚,宋芸,等. 甲骨文中蕙苾种属的判定[J].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7,6(2):166-170.
- [12] 左丘明. 左传[M]. 郭丹,译. 北京:中华书局,2014.
- [13] 佚名. 山海经[M]. 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3.
- [14] 周一谋,萧佐桃. 马王堆医书考注[M]. 天津:天津科技出版社,1988:49,99.

(收稿日期:2019-10-16 编辑:韩兆东)